

古文孝經
唐開元御注孝經
孝經刊誤
孝經述註



Z121

/

20728

古

文

孝

經

孔安國傳

00340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古文孝經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重刻古文孝經序

先王之道莫大於孝。仲尼之教莫先於孝。自六經而下無非孔氏遺書。其有出孝經之右者乎。何以言之。天下無有無父母之人故也。孝經有二本。其一河間王所得十八章者。謂之今文。其一魯共王壞孔壁所得竹牒科斗文二十二章者。孔安國所爲作傳。謂之古文。安國曰。今文十八章文字多誤。又曰。河間王所上雖多誤。然以先出之故。諸國往往有之。漢先帝發詔。稱其辭者皆言傳曰。其實今文孝經也。由是觀之。今文孝經之行也已久矣。古文者雖安國爲之訓傳。蓋當時未之行也。迨乎漢季馬季長擬作忠經十八章。微今文孝經也。鄭康成注孝經。亦其今文者也。自是厥後。今文孝經之行彌盛。而古文亦與之俱行。至唐明皇親注孝經。雖兼取孔鄭二家之說。然其經則用今文。取其闕闕門章也。於是古文孝經遂廢不行。至宋邢昺依明皇御注作正義。然後孝經唯御注本行于世。鄭注遂亡。古文孝經亦亡。其傳文而僅存其經文。宋人尊信孝經者。莫若司馬溫公。然特得古文本經而讀之耳。不覩孔傳也。自二程至朱熹氏皆疑孝經。以爲後人所擬作。朱子又妄改易本經篇章。著爲經一章。傳十四章。且刪去其本文二百餘字。孔子曰。信而好古。若朱子者可謂拂矣。自是以來。學朱氏者。舉不信孝經。塾師不以爲教。至令童子輩目弗見孝經。悲夫。先王之道莫大於孝。仲尼之教莫先於孝。夫子不曰乎。吾志在春秋。行在孝經。是以後世人主不讀書則已。苟讀書者必自孝經始。況下焉者乎。今朱氏之徒。不讀孝經而學心法。其不爲浮屠之歸者。

幾希。夫古書之亡于中夏，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。宋歐陽子嘗作詩稱逸書百篇，今尚存。昔僧旻然適宋，獻鄭注孝經一本於太宗。司馬君實等得之大喜云：今去其世七百有餘年，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。而孔傳古文孝經，全然尚存于我日本，豈不異哉？予嘗試檢其書，古人所引孔安國孝經傳者，及明皇御注之文，邢昺以爲依孔傳者，畢有特有一二字不同耳。得非傳寫之互訛乎？先儒多疑孔傳以爲後人僞造者，予獨以爲非。經曰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弗敢毀傷。孝之始也。諸家解皆以爲孝子不得以凡人事及過失毀傷其身體。孔傳乃以爲刑傷。蓋三代之刑，有劓刑及宮，非傷身乎？剕，非傷體乎？髡，非傷髮乎？墨，非傷膚乎？以此觀之，孔傳尤有所當也。王仲任亦嘗誦是經文而曰：孝者，怕入刑辟，刻畫身體，毀傷髮膚，少德泊行，不戒慎之所致也。合而觀之，可以見古訓焉。如從諸家說，則忠臣赴君難者，不避水火兵刃，節婦有斷髮截鼻者，彼皆爲不孝矣。是說不通也。余故曰：孔傳者，安國所作無疑也。或曰：尚書之文，奇古難讀，安國傳之，其言甚簡，孝經之文平易，安國傳之，乃不厭繁文，何也？曰：傳尚書者，爲學士大夫也，故不盡其說，使讀者思而得之。傳孝經者，爲凡人也，故丁寧其言以告諭之。此其所以不同也。嗚呼！夫孝者，百行之本，萬善之先。自天子至庶人，所不可以一日廢也。夫孝不可以一日廢，則孝經亦不可以一日廢也。夫自朱氏之學行，而孝經久廢于世。純常慨焉。幸孔壁古文孝經，并與安國之傳，存于我日本者，寧不知珍而寶之哉？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，不知歷幾人書寫，是以文字訛謬，魚魯不辨。純既以數本校讐，且旁及他書所引。若釋氏所稱述，苟有足徵者，莫不參考。十更裴葛，乃成定本。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，亦不不同。今

不敢從彼改此。蓋相承之異。未必宋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。傳中間有不成語。雖疑其有誤。然諸本皆同。無所取正。故姑傳疑。以俟君子。今文唐陸元朗嘗晉之。古文則否。今因依陸氏晉例。並晉經傳。庶乎令讀者不誤其晉矣。書成而欲刻之家塾。則淺田思孝出其囊裝以助費。遂趣命工從事。予未能爲吾家孝子。且爲孔氏忠臣云爾。

日本享保十六年辛亥十一月壬午太宰純謹序。

新刻古文孝經孔氏傳序

表章遺書莫先於經。近代之僞撰者若張商英古三墳書、吾衍晉文春秋、楚構机、豐坊子夏詩傳、中公詩說之類，其言舉無可采，而好事者爲傳之，此則過也。然如張霸之百兩篇，時君既知其僞撰矣，而愛其文辭，亦使之流傳於世。連山歸藏古無著錄，而隋唐志始有之。今見於諸書所引用者，其文類斑駁可喜。子夏易傳見於陸德明、孔穎達、李鼎祚所引者，於訓詁名物爲詳，相傳以張弧僞作弧，唐人也。陸孔諸人寧有不知，而訂輕相承用乎？此必有所由來。然如今通志堂之所收者，則又并非張弧之舊矣。使此數書而在，亦焉得不爲傳之？孝經有古今文，鄭康成注者，今文也。孔安國傳者，古文也。五代之際，二家竝亡。宋雍熙中嘗得今文，鄭氏注於日本矣。今又不傳。新安鮑君以文篤學好古，意彼國之尙有是書也，屬以市易往者訪求之，願鄭氏不可得，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傳，遂攜以入中國。此書亡逸殆及千年，而一旦復得之，此豈非天下學士所同聲稱快者哉？鮑君不以自私，亟付剞劂，而以其本示余。余按傳文以求之，如云：閒居靜而思道也，則陸德明引之矣。脫衣就功，暴其肌體，云云，則司馬貞引之矣。上帝亦天也，則王仲邱引之矣。其文義典核，又與釋文會要、舊唐書所載一一符會，必非近人所能撰造。然安國之本亡於梁，而復顯於隋，當時有疑爲劉光伯所作者，卽鄭注。人亦疑其不出於康成。雖然，古書之留于今日者有幾，卽以爲光伯所補綴，是亦可廢也。蓋其文辭微與西京不類，與安國尙書傳體裁亦別，又不爲漢惠帝諱。

盈字。唯此爲可疑耳。漢桓譚、唐李士訓，皆稱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言。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。此則日本所傳授。前有太宰純序。所謂不以宋本改其闕之本是也。唯是章首傳云：孔子者，男子之通稱也。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，斷屬訛誤。因下有曾子者，男子之通稱語，而誤曾爲孔，當爲衍文。仲尼之兄，自字孟皮。安得與仲尼同字。且於本文亦無所當。此當爲後人贗入無疑。余所以致辨者，恐人因開卷一二齣齣，遂并可信者而亦疑之。則大非鮑君兢兢扶微振墜之本意矣。故備舉其左證於前，以明可信。且尙書傳，朱子亦以爲不出於安國。安在此書之必與規相似也。然其誤入者，則自在讀者之善擇矣。德水盧氏嘗刻尙書大傳、周易乾鑿度等書，流布未廣。其家被籍之後，板之在否不可知。此皆漢氏遺文，好古者所當愛惜。若能與此書竝壽諸梓，以爲衆書冠冕，譬之夏鼎商鼎，必非柴哥官汝之所得而齊量矣。前朝所刻書多取僞者，今皆取其真者，不益以見國家文教之美，朝野相成，爲足以度越千古也哉。

乾隆四十有一年秋七月東里盧文弨序於鍾山書院。

新雕古文孝經序

古文孝經孔安國傳。世久失其傳。武林汪君翼蒼。隨估舶至日本。訪求以歸。吾友鮑君以文得之。甚喜。遂刻入知不足齋叢書。間以弁言爲屬。篤固寡陋。敢稍撫端緒。以俟世之明經者正焉。序曰。孝經一書。經緯三才。紀綱五行。誠聖門入德之首務。故何休稱子曰。吾志在春秋。行在孝經。此鉤命決之言也。遭秦滅學。爲河間人顏芝所藏。漢初。芝子貞出之。凡十八章。鄭康成爲之注。是爲今文孝經。又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。得古文尙書及孝經二十二章。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。孔安國爲作傳。所謂古文孝經者也。遭巫蠱事。未之行。自晉至梁。孔鄭二家並立於學。其後梁亂。孔傳獨亡。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之。以示河間劉炫。炫因序其得喪。述其義疏。爲稽疑一篇。當時學者習於鄭注。頗疑孔傳爲炫所自撰。唐開元中。詔議孔鄭二家。史官劉知幾請行孔廢鄭。諸儒非之。卒行鄭學。迨明皇御注出。而鄭氏亦幾于廢。蓋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。陸澄譏康成之注者。誠篤論也。五季喪亂。孔鄭二家並亡。宋雍熙初。日本僧裔然以鄭注孝經來獻。中土始有其書。而孔傳卒不可得。按宋三朝藝文志云。周顯德末。新羅獻別序孝經。卽鄭注也。然歐公五代史記。謂新羅自晉以後。不復至中國。而裔然事則見於宋史。日本傳。斯爲可信。第不解裔然當日何不以孔傳俱來。豈是書在彼國中。亦所祕邪。日本傳又累言其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。或收得其牒。今序刻是書之太宰純。未詳爲何如人。日本多世職。太宰純豈猶其苗裔。或以官爲氏者乎。惜

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。不易問耳。書中經文。視世所傳古文孝經不同者。如父母生之。續莫大焉。作續莫大焉。故親生之膝下。作故親生毓之。與班孟堅謂諸家說不安處。古文字讀皆異。正合中心藏之。作忠心藏之。以中爲忠。亦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合。以是知宋儒所傳之古文孝經。猶未能無少差謬。而駕更有以證前人之失者。安國作傳。實在孝武之世。乃許沖以古文孝經爲昭帝時魯三老所獻。考安國之卒。在天漢以前。安得昭帝時猶能作傳。今觀安國原序。始知三老所獻。卽孔壁所出也。或曰。然則此書出于安國之手。殆的然可信矣乎。曰。是未易以一言斷也。昔古文尙書。傳于東晉後儒。猶辯論紛紜。疑信參半。況孝經。孔傳之見于今日者乎。大抵其出愈晚。則其疑益甚。此亦世俗之恆情。然而汾陰之鼎。詎必非九牧之金。所謂各疑其疑。各信其信耳。嗟乎。是一書也。厄于秦。巫蠱於漢。亡於梁。譁於隋。聚訟於唐。散佚于五代。自有經傳以來。其更歷患難。屢興而屢蹟者。疑莫有甚於此矣。夫孰知數百年而後。一旦復出於稽古右文之朝。而所謂鄭注者。反澌滅而不可復稽。豈非孔曾之靈。有以默爲呵護。直俟聖明之世。而後著歟。傳曰。孝弟之至。通於神明。光於四海。無所不暨。于斯益信。而以文搜訪之勤。遠周海外。其有功於斯道。又豈在顏貞孔惠諸人之亞哉。

乾隆四十有一年歲次丙申暮春之吉。海昌吳鸞謹序。

古文孝經序

聖人垂教，莫大乎經。庶民本行，莫先乎孝。昔宣聖與曾子論孝，門人書之，謂之孝經。經有今文古文之別。學有鄭注孔傳之殊。古文孔傳，亡逸最蚤。隋時復出，劉炫得之，以作稽疑。至唐開元中，敕定孔鄭二注。劉知幾則非鄭而是孔。司馬貞則疑孔而信鄭。孔傳雖尚存繼絕，不及鄭注之獨行。明皇御注，惟取今文。遂爲定本。沿及五代之亂，鄭孔俱亡。宋時祕閣所藏古文，有經無傳。故司馬光作指解，多取今文舊注。引而伸之，嘗論經以載道，期於明道而止。今文較古文字句，損益無多。篇章分合稍異，其發明孝道，同軌一轍。原不必泥求古文，然而稽古之士，於今文文義不安，思求復見古文經傳面目，以稱千秋快事。未始非好學者之至願也。皇朝天下一統，海宇敉寧，估客商船，揚帆溟渤，遂從日本購得古文孝經孔傳一編。載歸鄉國，其書二十二章，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，較之桓譚新論所稱，尙少十一字。而以宋司馬氏指解相校，則增多五十一字。其間單文隻句，無關義理者，不具論。若首章之以順天下，作以訓天下，可不煩言而解。卿大夫章，然後能保其宗廟，句，增保其祿位而五字，與諸侯章之保其社稷，士章之保其爵祿，句法相合，而護更明暢。又故親生之膝下，此本作是故親生毓之，傳云育之者，父母也。父母生之，續莫大焉，此本作續莫大焉，傳云績功也。此二條，班固藝文志已稱諸家之說不安。古文字讀皆異，而指解本所刊，與今文無異。然則此本爲最古矣。今文鄭注，嘗進獻於宋僧裔然。古文孔傳，得再見於右文稽古之朝，不可謂

非草莽儒生之幸事也。欽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。羣生煦育。遊化宇者百數十年。俗無拂戾之風。家有天倫之樂。邗隆之治。萬國攸同。皆仰沐聖天子德化之所覃敷。而亦賴大聖人遺經之所感發也。今國家開四庫之館。徵天下之書。以祕府儲蓄之多。海內弄藏之衆。似此異本。豈乏留貽。而偏隅聞見狹隘。竊以爲目未經見。便足珍奇。不敢祕諸經笥。亟欲公之同好。此吾友鮑君以文重付。剞劂之本意也。鮑君所刻。不足齋叢書。大率闡發隱微。搜羅廢墜。而得此千百年久佚之本。以列前編。欣喜之懷。形諸寤寐。晨寒鄉下士。言不足爲是書取重。然吾友耽書公世之心。知之最深。受讀旣竟。不容默也。遂書於簡端。

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中春之吉。慈谿鄭辰謹序。

古文孝經序

孔安國

孝經者何也。孝者人之高行。經常也。自有天地人民以來而孝道著矣。上有明王則大化滂流。充塞六合。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。行下孟反。滂。當吾先君孔子之世。周失其柄。諸侯力爭。道德既隱。禮誼又廢。至乃

臣弑其君。子弑其父。亂逆無紀。莫之能正。是以夫子每於閒居而歎述古之孝道也。弑。施志反。下同。閒音閑。夫子敷先

王之教於魯之洙泗。門徒三千。而達者七十有二也。貫首弟子顏回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性也。至孝之自

然。皆不待諭而寤者也。其餘則悻悻憤憤。若存若亡。數。芳無反。深音殊。泗音四。有音又。下同。寤。起慶反。悻。芳匪反。憤。房粉反。唯曾參躬行匹夫之

孝。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。因侍坐而諮問焉。故夫子告其誼。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爲大

也。遂集而錄之。名曰孝經。與五經竝行於世。參。所金反。坐才臥反。喟。苦位反。逮乎六國。學校衰廢。及秦始皇焚書坑儒。孝經

由是絕而不傳也。逮。大計反。又音代。下同。校。戶孝反。焚。扶云反。坑。苦庚反。至漢興建元之初。河間王得而獻之。凡十八章。文字多誤。博士

頗以教授。後魯共王使人壞夫子講堂於壁中石函。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。載在竹牒。其長尺有二寸。字

科斗形。

共音恭、壞音怪、膠徒協反、長直亮反。

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。獻之天子。天子使金馬門待詔學士與博士羣儒從隸

字寫之。還子惠一通。以一通賜所幸侍中翟光。光甚好之。言爲口實。

好呼報反下同。

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。比於

禁方。天下競欲求學。莫能得者。每使者至魯。輒以人事請索。或好事者募以錢帛。用相問遺。魯吏有至帝

都者。無不齎持。以爲行路之資。故古文孝經初出於孔氏。

使色吏反。索所白反。遠唯季反。

而今文十八章。諸儒各任意巧說。

分爲數家之誼。淺學者以當六經。其大車載不勝。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。欲矇時人。度其爲說。誣亦甚矣。

數色主反。勝音升。矇音蒙。度待洛反。

吾愍其如此。發憤精思。爲之訓傳。悉載本文。萬有餘言。朱以發經。墨以起傳。庶後學者觀

正誼之有在也。

思息嗣反。傳直總反下皆同。

今中祕書皆以魯三老所獻古文爲正。河間王所上雖多誤。然以先出之故。

諸國往往有之。漢先帝發詔。稱其辭者。皆言傳曰。其實今文孝經也。

上時孽反。

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尙書誼

時。學士會云。出叔孫氏之門。自道知孝經。有師法。其說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謂爲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。

以知其盛衰。衰則移之以貞盛之教。淫則移之以貞固之風。皆以樂聲知之。知則移之。故云移風易俗。莫

善於樂也。

音息井反。

又師曠云。吾矇歌南風。多死聲。楚必無功。卽其類也。且曰。庶民之愚。安能識音。而可以樂

移之乎。驛，化。教反。當時衆人僉以爲善，吾嫌其說迂，然無以難之。後推尋其意，殊不得爾也。難，乃。且反。子游爲武城

宰，作絃歌以化民。武城之下邑，而猶化之以樂，故傳曰：夫樂以關山川之風，以曜德於廣遠，風德以廣之。

風物以聽之。脩詩以詠之，脩禮以節之。又曰：用之邦國焉，用之鄉人焉。此非唯天子用樂明矣。夫音扶，下同。風，歸風反。

下風。物同。夫雲集而龍興，虎嘯而風起，物之相感有自然者，不可謂毋也。胡笳吟動，馬蹀而悲，黃老之彈，嬰兒

起舞，庶民之愚，愈於胡馬與嬰兒也。何爲不可以樂化之。毋音無，蹀徒協反。經又云：敬其父則子說，敬其君則臣說。

而說者以爲各自敬其爲君父之道，臣子乃說也。余謂不然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，父雖不父，子不可

以不子。若君父不敬其爲君父之道，則臣子便可以忿之邪。此說不通矣。吾爲傳皆弗之從焉也。子說，臣說。乃說，音

悅，忿，芳吻。反邪音耶。

古文孝經

宋本

仲尼閒居。曾子侍坐。子曰。參。先王有至德要道。以順天下。民用和睦。上下無怨。女知之乎。曾子避席曰。參不敏。何足以知之。子曰。夫孝。德之本。教之所由生。復坐。吾語女。身體髮膚。受之父母。不敢毀傷。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。揚名於後世。以顯父母。孝之終也。夫孝。始於事親。中於事君。終於立身。大雅云。無念爾祖。聿修厥德。

子曰。愛親者。不敢惡於人。敬親者。不敢慢於人。愛敬盡於事親。而德教加於百姓。刑于四海。蓋天子之孝。甫刑云。一人有慶。兆民賴之。

在上不驕。高而不危。制節謹度。滿而不溢。高而不危。所以長守貴。滿而不溢。所以長守富。富貴不離其身。然後能保其社稷。而和其民人。蓋諸侯之孝。詩云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

非先王之法。服不敢服。非先王之法言。不敢道。非先王之德行。不敢行。是故非法不言。非道不行。口無擇言。身無擇行。言滿天下。無口過。行滿天下。無怨惡。三者備矣。然後能守其宗廟。蓋卿大夫之孝也。詩云。夙夜匪懈。以事一人。

資於事父以事母。而愛同。資於事父以事君。而敬同。故母取其愛。而君取其敬。兼之者。父也。故以孝事君。則忠。以敬事長。則順。忠順不失。以事其上。然後能保其爵祿。而守其祭祀。蓋士之孝也。詩云。夙興夜寐。無

忝爾所生。

子曰：因天之道，因地之利，謹身節用，以養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。

故自天子已下，至於庶人，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，未之有也。

曾子曰：甚哉孝之大也。子曰：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，民之行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，因天之明，因地之義，以順天下，是以其教不肅而成，其政不嚴而治。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，是故先之博愛，而民莫遺其親，陳之以德義，而民興行，先之敬讓，而民不爭，導之以禮樂，而民和睦，示之以好惡，而民知禁。詩云：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

子曰：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遺小國之臣，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？故得萬國之歡心，以事其先王，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，而況於士民乎？故得百姓之歡心，以事其先君，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，而況於妻子乎？故得人之歡心，以事其親，夫然，故生則親安之，祭則鬼享之，是以天下和平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。詩云：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

曾子曰：敢問聖人之德，其無以加於孝乎？子曰：天地之性，人為貴，人之行，莫大於孝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是以四海之內，各以其職來助祭，夫聖人之德，又何以加於孝乎？故親生之膝下，以養父母，日嚴，聖人因嚴以教敬，因親以教愛，聖人之教，不肅而成，其政不嚴而治，其所因者本也。